

必東錄卷之十二

而為之詩詩曰將軍扼龍灣虜騎不敢逼間道潛懸師  
 為臣妾公時奮大義鯨魚如能展壯圖庶可行在業  
 瑤皇方醉鶉大志嗟三三且媒孽冤淚終盈睫泉流  
 昭洗謚 贈哀榮疊何生夢何奇異說誠於脛延城李氏

叟謹書

出鈔稿

十五

皇室至於再涉鯨濤一犁龍庭壯圖遂克血遽埋向非  
三凶之忌功蜚語隨而媒孽之舊孽可反吾東之臣

餘可伸雖使三兜刀山劍樹古剛千劫火灼水漂不足以贖

其罪而洩其憤矣抑天醉未醒 皇運告訖無復人力之容

為故生此梟獍之徒沮其志業耶漢乎其不可究也若張魏

公岳武穆之神廷殆曠感百世者耶兩公之精忠諒節

飲恨與將軍千載一套或者皇天嘉尚其秉餘盡忠

罹讒殞身俾聚仙府正無寤之樂耶三節士之共會

尤可奇也茲錄似近於神言而精誠既感至發殊

使將軍之冥報昭暴宇宙照人耳目不勝愴悅慷慨也遂感

生記真君之約尋楓岳而行山水明媚真東國之第一名壻生  
 細徨山上若有所候俄見有石百餘餘羽駕在峯上招子  
 真信士也生倏覺兩腋有霞舉白日羽化而去後人見  
 於山上月鼓琴以遊疑其為蓬萊仙云夜

何生夢遊錄引並序

士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苟有所慕雖曠百世而無相感之  
 理矧乎人代不遠感艷無窮者耶余觀何生夢遊錄益驗斯  
 理之不惑也於戲林將軍魁岸之姿復雪之志已於前輩記  
 述覽之甚詳未嘗不擊節興  
 軍忠烈炳千古滿腔衷赤指天  
 心常掃除腥羶擻復

珍重自勗勿負余之勤托也命仙引主方欲起拜辭歸  
殿上珠簾齊下鉤聲拍珠樞響

南柯一夢身倒樽前月斜虛簾人恠其久不醒曰子前日未

有如許之被酒久者也生恍惚惆悵如墜雲霧中仙府之事歷

歷可記燦狀金丹亦在袖裡生摩挲啓視異香撲鼻真仙家之

物也生長歎曰吾每歎蜉蝣之世恒慕龜鶴之年且謂仁

必善未可徵天之於命人多有可詰者故欲擬屈子作

篇以攄雅志矣今者始之報人不苟且姑息也且真

言丁寧在耳吾豈忘之哉

力且仙緣已迫自覺性靈心通慮頓醒愆累淨盡過三十年

冥鵠莫相嫌。虫從知此會。良非偶。活畫他時入素縑。  
 詩進真君朗讀未半。輒擊節而歎曰。真絕代奇調也。倘此詩  
 之揄揚。則幾失佳境矣。皆輪者並齊聲讚美焉。大仙曰。昨  
 見麻姑言蓬萊水三清。茂虜運亦已衰矣。早晚真王當  
 掃壇裘雪吾輩未雪之恨也。諸仙曰。天機甚秘。何須多言。  
 之耶。上帝必致責矣。大仙曰。職務倥傯。且居海外。歸程差遠。僕  
 故先告別。而蟠桃宴將設。其會亦當不久矣。三仙亦並起作別  
 遂冉冉騰空而去。不知其所向。天真君謂生曰。子之塵骨未脫。  
 劫緣不盡。待子之功滿行完。當相見矣。後三十年見我於  
 楓岳毗盧峯上。乃遺三顆仙丹曰。此則可以長年必病矣。須

高名傳鵝猶昭昭冥報在艷閣  
高我載孤檜上霜凜倫明  
寸舌尖砥柱頽波扶節義金  
只說志凶險孤忠倘藉雄兵  
助一戰應看醜虜殲老子樽  
前唯詡詡小生椅末但謙謙西  
湖艸宿忠精鬱南斗芒寒氣像  
占怒視旄頭回閃眼醉看天  
色持踈髯同遊仙府靈襟照共  
託皇恩醉瀝沾玉立璇塔歌  
自罷虹生寶劍鏘猶銛詩成偏  
惹男兒感籌錯行看海  
華織瑞光瞻寶座艷桃祥馥襲  
珠簷興亡說去金樽後  
鋪來彩筆拈錫宴固  
餘耀登筵還愧賊蹤淹餐奇棗摘  
供朱實指動龍魚進綠醉  
泊氣氤氳豪氣發將情爛  
道怕兼瑤宮衆樂流音雜瓊島羣  
仙赴會僉蕉鹿睡魔俱幻影壞

光耀四座乎生逡巡不敢當真君及三仙亦從傍極贊之生遂揮筆而成三十韻排律以呈

祥風細透綴珠簾萬瓦鱗色映暹機轉四時調雨雪戶臨

三界納烏蟾虛無地起樓臺迥莽蕩天回隊伍嚴金<sub>上</sub>兵

張猛氣火龍承蓋吐驕炎高懸寶鏡清輝射纔罷瑤棋<sub>上</sub>聞

厭拜揖紛紛仙佩簇威儀秩秩靄雲幟將軍美號曾吾誦學

士清儀宛共瞻華國奇文颺玉署玩胡雄畧掌珠鈴孤城月

暈旌旒綴碣石風悲鼎鑊<sub>上</sub>塞塵驚輪勦績南州石<sub>上</sub>載

忠廉崇禎以後王春阻萬曆<sub>上</sub>聖澤漸關羽漢朝誠自切

虞卿趙道跡初潛西峯落月舟行失北極浮雲國勢<sub>上</sub>卓卓

七



通矣伊時之失節偷生賣國全命者舉而鬼府之物軒駟鍾鼎揚揚志得自謂掀天而軒地者一仙府上清福則豈不較然相哉遠風霜之慘黯斧鉞之森其摧辱羞恨誠非人之所堪者則彼類之刀山劍獄剜心剔骨鞭笞既苦沸燖斯酷比吾等曩日所遭又何如哉南華老仙有言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顧以此樂為一大夢耶抑以塵界上擾擾光陰為一夢耶吾心不  
知其孰真孰假也曰謂生曰一席勝會仙凡同叅則其心亦之  
泐合氣味之透徹誠不可以草草談話記之耳且君之雄文華  
藻接此竒遇則文墨技使想必蠶涌而溢發蓋緣焦琴之未薦  
便作續玉之莫售是乃吾儕之耻而茲會亦無光也盍投驪珠

而並軌義路所立卓然兩無少遜使後人稱之曰林將軍三學士東國之義士也則一快也紫府玉京俱蒙天恩追陪後塵叨見末光二快也今茲設宴既是上帝之侈榮則固為天府之所交口談竒者也其亦未必下界之人皆能之也曉幸引去活之接引佳賓得參仙會則亦將播厥萬千矣其聲跡之不泯心烈之有報者章章然彰明矣此三快也大仙曰快哉君言也往者拂鬱惱恨當付之一塲春夢矣何須硬着心頭以增其悲乎遂進酒極歡大仙曰窮則通盈則虧乃天地之常數也僕等生前杖義自奮赴湯履如樂地則蓋自外無義耳其窮亦可謂甚而天定亦能勝人故今能享樂於天庭逍遙自在永逃劫數可謂

心豈不怛怛哉鬼使其刑之鬼使奉令而行一依自點之例消爛剝剥慘不可見萬端求哀聲甚楚淒已而亦為一塊肉醬矣力士回白曰謹依旨取申歇免沉之於湫底使冷龍而燭之地靈而拘之若非大仙之命不可解釋之意命之則諸鬼皆遵令故敢告矣大仙命判官曰兩鬼之窮凶極孽雖擢渠之髮贖渠之罪亦難矣汝更須捉去森羅殿以聽閻王之處分也於是在判官前兩鬼卒以其手摩之而嚔送陰氣兩塊肉醬漸有<sub>在</sub>動宛是舊日之自點弘周矣遂麾之而去鐵鞭鋼叉亂下如雨其狀不啻若被屠之鷄犬矣寒風颯颯令人毛髮灑淅矣三仙齊賀大仙曰吾儕此遊有三快焉並生於一國常得以挹其風烈幸

殊輕於自黜吾不欲窮治且錄其再涉之功寧人負我我無負  
人是乃大丈夫事也力士盍將此賊劫之以鐵索沉之於北海  
千尋之底也力士引歌而去大仙曰元會十二劫衆生種種輪  
回而歌也俾勿頑焉呼崔判官囑帖以送大仙曰弘周之惡與  
自黜一般豈容罪浮而罰減乎鬼使卽引弘周而來大仙叱曰  
汝乃大朝之臣職守封疆國敗君亡固宜北首而爭以效臣子  
之職分乃敢依附犬羊以為能事僕當是時豈不知劊刃於爾  
腹以懲二心者流哉蓋有所隱忍咨且者故未之行也賊髡反  
噬為爾所得豈非命耶且道路之人皆欲食爾之肉則人神之  
所共憤嫉者世間豈有如爾之無義無信者乎爾苟有一分人

則終始害公者亦小鬼也中間之巧弄改革者亦小鬼也此實時運之險陂而亦豈但小鬼之罪也梟獍不斂惡聲伊至於此亦宜矣非過也惟願上仙之垂憫而濟度焉真君大怒曰此物焉敢巧其口喙濫干尊威乎鬼使其嚴考之鬼使乃執刀而進千剛而百竊已為一團肉醬矣諸人稱快鬼使直取申歇跪前大仙數之曰汝以一髮粗有自效之意則予以為其義可尚遂爾許心汝當焦瀝肝胆不負予之所托者及乃顧瞻利害計較夷險不唯不從以逃難至許之馮賊於竟至於陷虜是可忍哉汝視我我乃林將軍也歇俯伏流涕滿面若有羞愧不能舉之狀大仙曰吾觀彼歇雖其罪惡貫盈不必有曲恕者而但科罰

三考備施威毒之典真君曰甚善僕受上帝之寶勅主張三教  
其生殺之權皆能闕決則於此刑有何不合且大仙必欲親觀  
受苦之狀快釋舊憾無有餘恨也則汝好爲之判官乃圓睜眸  
眼一揮鬼手一夜又躍入摔自點項伏地鐵鞭亂扑其哀號亂  
叫之聲狼藉曉聒剝之剔之烈焰益肆復有毒蛇數百羣噬遍  
肌膚無有完者大仙問之曰汝與吾本無讐卻必欲殺我是何  
道理汝之此番遭毒亦汝之作孽復誰尤之耶鬼使何不鈎詰  
情狀夜叉更逞勇施威比前尤酷自點自服曰小鬼當年之畜  
禍非一朝一夕蓋以上仙之忠義震動遐邇通力兼過人必不  
利於作逆故暗生剪除之計巧售密布三謂天可欺中心以毒

六

焉大仙曰申歇自點弘周果安在哉其凶肚惡腸想今不改吾當一見以詰之耳真君何不尋舊約耶真君遂呼黃巾力士分付曰汝須往鄂都城傳言于地藏菩薩急急杻來三囚焉力士唱喏而去俄焉愁雲慘慘哭聲嗷嗷無數鬼卒皆牛頭而馬面穰穰紛紛擁三箇鬼囚而來力士先告曰罪囚已捉致矣真君問曰崔判官亦押至耶判官上階偃僂垂袖低頭甚有敬懼之色其凶獍之貌差勝於鬼卒而狀如人間即僚矣真君厲聲問曰彼三鬼罪犯非等閑惡極孽深上帝亦嘗震怒且瀛洲大仙之所宿仇者也汝以何律擬之耶判官手版而敬對曰已置王於刀山地獄啖以銅丸飲以鐵汁雖百千劫使不得漏脫一日

他卿等所謂無事而會者其各歸所司不冝久曠天曹瀛洲大  
仙其於集靈府別作小會以盡其歡不必嗾嗾愴懷如朕前時  
羣仙承命而歸鸞聲鳳唳蔽虧掩映倏焉無怵但其仙姿道氣  
森在於目前矣真君招童子而命之曰俄者汝所邀塵客汝其  
偕之以來吾方受命待賓職事控忽汝行矣毋緩也遂於樓中  
設六椅真君居上座大仙第二三仙以次而坐席末小椅請生  
坐生曰僕以下界艸芥之賤蚩蚩愚昧過蒙上仙不棄之恩得  
能快觀盛事已爲萬幸安敢以叅倚仙座與上仙比肩同列哉  
真君曰君每執謙卑拒長者命可乎且君之謙操高蹈已非俗  
士之町可希及者則亦吾之徒也豈有歟於彼此哉生遂即座



君求仁得仁吾有何呢呢勞怨之意哉大丈夫之去就終不苟亦豈無逢重之期哉于時鈞天迭作瓊醞齊獻紅霞不動祥颯習習雲和笙一曲九冷冷有韻矣衆仙飲酒樂甚駕前許真人傳帝命曰瀛洲大仙今已優封則其在報施之道三公亦宜一體拜官共理仙務司命其體朕意焉司命遂論次定爵洪學士為靈宵殿太學士尹學士為五城主吳學士為珠樹苑守三仙各謝恩而退俄而駕前官出呼曰玉帝已醉將還宮羣仙皆行禮於是雷車月斧呵導左右金輦寶蓋分兩行而玉帝乘五雲車而幸羣仙齊鞠躬拜跪珮聲珊珊天花散落於衣上矣帝御靈宵殿特宣金旨曰此會之設意在表忠其命之曰表忠宴且

吾儕盡覓旆雲旗影在唐

尹學士詩曰

哭盡胡天五月霜青丘一域義聲長  
玉山禾熟堪騎鳳銀浦  
瑤英即搗糧山斗齊高名字壽  
沱漚幻影笑談忙千秋芬苾

英靈享瑣佩叢鈴響在唐

羣公以次續吟亦不可以殫記也洪學士起而揖大仙曰僕之  
窘於此也公獨能餞道資贖執手於邑勗之以盡節獎之以扶  
義謂能留名百代而士大夫死得其所絕無悲憐嗟悼之意亦  
可以識公之終為我所為也僕感結夜臺期有一酬厚誼此者  
陪遊益覺往事愴恨節義之齊美矣敢不為謝大仙曰當是時

三山水落六鰲霜珠樹叢香日月長騎鶴健於乘戰馬採芝  
爭似果師糧蛟鱗蹙蹙溟波伏桑海茫茫小劫忙飛去要留  
華表語人民鄉里半荒唐

三學士亦有酬唱洪學士詩曰

南冠一夕犯風霜大積愁雲鶴野長海域貞臣書竹簡月官  
仙妾搗瓊糧還羞雪窖常癯苦慢見讐庭解劍忙此事休教  
傳俗耳神仙從古說荒唐

吳學士詩曰

溫祚孤城髮有霜悠悠江漢我心長山川民物今腥穢日月  
星辰揔佩糧東國有臣風教植煤山無語劫灰忙世間謾說

險申歇之反覆並宜絀於天條而今反無之何也真君曰此類已於地截殿酷受陰刑永不得超脫矣大仙固欲見之則僕當為大仙一致之矣今方玉帝在上衆仙為歡不可捉現凶穢之物沮敗高興且其景色可惡自非有怨仇者則不須觀也必於集靈府同坐遣神將追來以驗陰司之治罪人若是其嚴截明快矣大仙稱謝謂衆賓曰僕武人也雖未嫻於詩章今日之事實是絕無而僅有者僕之歌闕拘於悲愴迫於愁怨亦失平坦和愉之意蓋自一詠道其可喜可愕者而不專為悲情惱緒所牽也乎請諸君勿哂其拙陋焉仙女已進願兔之筆白玉硯青天紙一張遂一揮而詩就焉其詩曰

以四者之不同也四仙齊言曰子之言實愜予意無乃有先知之術而耶然衆仙皆悅舉酌為賀生亦不讓焉酒半酣座有西湖老仙郎宋朝岳鵬舉蓋忠而仙者也謂大仙曰君臣契合自古為難而亦無如余之有志未卒者也東窓雨冷竟媒杜郵之恨北闕雲蔽莫辨檣樹之究壞其長城遂恣虺毒未聞有一語顯褒貴于冥塗者其令長逝者抱恨豈淺淺也哉如大仙則賴有堯舜之明雖在中姦謀而旋悟精忠滄降優褒嗟憫之意溢於綸綍則子之恨庶其有已僕之所以願子而不能者也大仙歎曰千古心事同調一揆雖其所遇之有殊而冥漠神交宛在此間懷抱想亦無異也大仙謂真君曰自點之凶逆弘周之奸

透歌曲之妙頗能參涉情境為諸君叙論之僉意謂何衆仙請  
曰諾生遂評曰瀛洲大仙前身元是弓馬之士膂力既特籌略  
亦富一試其利自足以立功效忠而事與時乖宿耻未湔故湮  
鬱悲恨詞雄而響厲多引而未之發態洪君慨遭世之不淑悟  
登仙之有緣快滌舊日之悲緒而不有自憫之意詞平而調和  
音緩而旨慢少悽切怨恨之語尹君感古而撫今閱世而觀變  
意多愴恨語失和遜激仰蹈厲滿帶志士不平之恨吳君志畧  
而詞沉聲激而響瀏似怨而非怨猶樂而不樂其有隱悲者耶  
欲祛而未能也聽此四歌皆隨意而發借謳而鳴或以洩恨而  
滌懷或以宣和而導意故可見氣像之雅健秉曲之悲恭亦所

煠欣靈會之不偶兮，聯仙袂而共賞。君欣欣兮樂康，何必淚  
墮而悵悵。

尹學士歌曰

弱水迢迢兮銀洲空濶，蟠桃花綻兮金爐丹熟。引羽節而徘徊  
兮，遵舊侶而拍肩子。既遺芬而義凜兮，余亦扶倫而名全。  
諒一心之炯炯兮，泐共辨此姱節。遂愍然而下顧兮，嗟彼螻  
蟻紛愛生而惡死兮。竟草木之候落伊男兒之所立兮，卓不  
朽於穹壤。步瓊筵而瀉玉液兮，翮氣宇之昂昂。揄余袂之躡  
躡兮，簸余冠之傲傲。樂未央而無歸兮，倚浩唱而宣之。  
歌闕生前語曰：四仙之歌各有旨趣，不宜混稱而並論。吾雖不

炳乎余之幅臆乘元氣而及本兮憑豐隆而訊予誦黃庭之  
琅琅兮入瓊樓而以居下土爰其溷濁兮俯茫茫而長嗚歎  
雲杳於故國兮妖星熒於天樞羽衣飄而下上兮折蟠桃而  
為壽帝命余以醉飲兮仙酒殷而在手已矣哉伏請白而自  
辦兮亦何悲之有

洪學士起而和吟歌曰

七尺堂堂兮秉義皦如殺身成仁兮吾無喪予白刃可蹈兮  
名節不可虧著默默而循俗兮乃卓卓而植彛歲陽九於丙  
丁兮天不高於降旗裂和字以立談兮叱封首猶狗彘死獨  
誇於知己兮紛一笑而一涕垂烈光於青編兮亘萬古其炳



要之東海浩而而不測兮魚龍謳吟思君情而曷極兮終南  
黛深馳神馬之特特兮睽故都而欽欽承帝命而周章兮掇  
靈艸之陸離相爾居於瀛島兮邀我友於湘之湄仙花爛於  
金池兮八千歲而春秋瓊宮劄而帝出兮揚玉觴而獻謳余  
懷異於仙僚兮醉瑤觴而神王懷疇曩而太息兮溯璇風而  
沉響

歌罷吳學士繼吟其聲淒咽哀苦有一唱三嘆之意其歌曰  
皇錫予以正理兮質金石而無渝早荷知於明主兮遂翺  
翔乎亨衢泰山義重兮鴻毛身輕長含笑而就死兮哀彼其  
之徒生厲搦刃而脅我兮確九鼎而不色曉暎出於扶桑兮

仙同聲而齊味其遺風餘韻庶能植邦教而扶天常汝有功於  
朕其錫爵四仙舉流霞之杯摩鳳麟之脯醉顏方醜壯懷轉激  
大仙先起舞為吟其聲也雄渾放宕沈抑頓挫昭乎日月而彌  
乎宇宙滿座擊節稱歎其歌曰

生丁不辰兮汨徂中土劍埋塵而驥戴鹽兮固庸夫相覲而  
環顧駕彼航於滄溟兮迂余騷於長城風雨一葉兮蒼蠅營  
營正氣磅礴兮日星爭晶彼髡賊之徇貨兮哀朕志之不成  
是非多於東方兮信如沸而如羹鬻彤弧而挾文矢兮視旄  
頭而嘻嘻紛謂余而從亡間道兮又毀余而昧機違時慙履  
蹇而兩萃兮萋血碧其埋悲帝命巫陽而招我魂兮羞瓊漿

勝愚忠遂寄身一葉不計利鈍議即搗虜穴皇朝亦允其言將待秋大舉維夏五月大明以亡計若就而未展事如成而不遂俄者吞胡之策遽作蹈海之痛豈料數月之間滄桑一變而萬事瓦裂者哉及不如計畫綢繆而強自腐心也可歎者三也臣極知此言之僭踰而敢暴微懇者庶幾吾皇之降鑑而垂憐也臣何可隱默帝曰疇若汝之死於忠者予欲聞之大仙曰有若臣集翼漢達濟帝曰來汝三仙朕聞汝等忠貫於白日誠摯於蒼穹而乃為臊羯狗所僂汝有懷汝白三臣潄泣叩頭曰臣等以下邦蟻豕之賤所重者忠義所徇者名節寧玉折而不瓦全蘭摧而不櫟壽故臣視死如歸臣亦榮矣臣有何言帝曰汝四

飲恨懷憤抑鬱含塞者願有三馬當壬午之杖劍亡命也臣本  
 非畏死之人蓋其時身存則國存身亡則國亡故臣鋌險而不  
 擇音身蹈鯨鱓之窟力伸必東之義彼凶賊歐臣以愛身負國  
 陷臣以慢君方命向非君上之聖明燭其誣枉則亦不得昭洗  
 誣讎未免為不忠之鬼可嘆者一也臣適在塞上備諳虜中形  
 便乞得精兵二萬願橫行遼瀋臣豈無見而然也其詐苟行則  
 邦義可張明恩可酬而竟為庸庸輩所幻弄事不能諧嗚呼成  
 敗在天智慮在我願在我者猶未能盡焉亦何諉於時勢之適  
 者也可歎者二也萬曆之於東國恩父子也義君臣而不幸然  
 為蛇豕所食則凡諸蒼生之類莫不感愧而臣目見時事自不

爛爍一見可知其絕倫之才尊主之誠不得於時鬱鬱至今也  
帝曰慶業咨爾以丰韓之義士為明家天子平地而涉重溟談  
笑而取熊魚欲全其所賦者質之鬼神而無疑俟之百世而不  
惑朕甚嘉焉竟被賊臣之橫陷死以非其罪朕憫其三魂飄蕩  
九魄飛散將為罡風之所吹到於鬼國命爾為瀛洲大仙官永  
度三生之緣優享諸天之樂於汝意何如汝其悉陳摠懷於是  
大仙凄然有悲苦之色再拜對命曰臣之靡他一節天鑑孔質  
臣何敢贅達焉然臣平生志無醜虜欲一當驕首履其腸涉其  
血明著尊周之姻焉今日而後知胡運之可踰百年臣命之受  
天甚薄乃所以區區自效者終歸虛焉伊不足怨尤也臣之所

諸所已而莊嚴佛祖太上道君先到普天星辰三界羽客十洲  
九島無小無大之仙齊會府外一派仙樂响亮獐駕鶴駉紛拏  
後前真君衣六銖衣手執鶴扇騎白鹿而行雉髻仙童捧麾幢  
而步從生蓋在真君之後而周旋及到玄圃其物色之奇麗儀  
容之清高難以殫述矣時傳呼曰玉皇駕幸衆仙官齊躬進致  
虔生欲縱觀威則儀但一道紅光在其上不知帝之胡然而天  
也遂定次排座真君在上頭班而羽人散仙拱立其側生始悟  
真君之仙品極崇也帝命真君上籍真君俯伏取進翩翩儀表  
灑映一席矣帝曰瀛洲大仙安在即見一仙官紺綃裾花犀帶  
自東方蒼帝座趨出來身長纔七尺狀貌雄勇特拔神光精白

三光大數有定世運循環如陰陽之互遞而盛衰迭承也雖以真仙有不能容力挽回願君以一介書生扼腕攘臂忼憤痛咄常有魯仲連胡邦衡之意則亦無益自苦耳雖然僕知今世無如君之有志者故茲煩一枉俾得見仙曹之盛儀上界之快事而不復恨人生之失意也言訖青衣吏報曰玉帝有勅真君薰沐忙迎披讀仙詔則五雲成細填字墨色玲瓏生雖素以文章自許乍接矍然矣仙官曰玉皇瑤池之醉初醒方敞宴於玄圃聊樂後天之不老且殺運新經神州易主其間秉節而切辦忠而摧者皆新入道錄得超羈遊則不可無置酒相慰耳命臣經紀是事焉故有詔書耳君之此行亦不為虛矣遂分命使者於

寃也且劉聰之死爲湏遮國王曹植爲鬼國王馬周爲中峯王  
局觀仙昭昭載篇誠不可誣君自是博雅之儒亦必知之孰矣  
君聞南宋有張德遠乎生曰僕平日景慕其忠義每於史牒中  
感發興想恨不得同時豈有不知之理哉盛教至此想必與德  
遠有道契願一瞻神容聊以抒欽仰之懷也真君聽已莞爾而  
笑曰僕即張德遠也嗟呼一腔熱血擬拭凶鋒而虜庭未犂秦  
鷄再醉時運不齊功未濟而身遽殞精靈鬱結乘風上訴瑤皇  
憐其忠命爲仙府之長兼搃玉京仙吏香案前頭最承恩澤僕  
之涯分已溢人孰無一死死而如吾亦幸矣每睠瞻中原嗟咨  
歎息元運雖訖北虜孔熾衣冠文物蕩乎無存腥氛漭漭上薄



普濟衆後其功德與天地不壞也而拘儒俗士一切毀斥矇乎其本而妄論其末至謂之無根不稽惑人甚易則豈不恠哉且歷代之興亡久矣自古貞臣諫士之齎忠罹讒者亦幾何而其毅魄壯魂洋洋不昧並能駕風驅霆騎龍鞭鳳享有仙家之福屈於一時伸於萬世能於天而不能於人者可徵已亦何曾天道之舛錯而有負於賢者哉是故但當憂爲德之不厚而不憂受施之不豐且久也彼惡人雖巧免刑人必有陰誅傳記旣稱蒸檜之獄爲冥司之重案者信然矣其楚毒之狀威罰之嚴不特如人主之五刑而議之八辟而麗之也君知燭湯之鷄乎正謂此輩之喻葉風以吹之劫火以煬之克正其罪小無銖累之

曰僕慣聞君下界之傑士也其磊落正大之氣固已上格於天  
玉帝特命編君名於仙籍以報其尚志好義能不汨汨於糞壤  
中也子且坐吾座矣勿為卑屈焉遂携之同登生固遜讓真君  
乃半舉霞袂徐曳雲履前作陞顧謂生曰今者一會亦天數子  
何退然自下却失一場之和氣耶生不得已焉隨後躋九層瑤  
甃恍乎若鳥舉空中矣既而賓主分坐仙官命童子飲生以茶  
金鍾滿斟香氣薰髓生一啜而膏裡灑灑有春和之闌狂塵中  
業障頓已消釋紫府金闕飄飄之逸興遽催矣於是真君長吁  
而歎曰天上人間本非二致為善受福為惡蒙戮所謂天堂地  
獄之說寔為世勸懲理之必至者西方世尊以無量慈悲之心

致辭曰清華真君敬邀生曰真君安所居吾腋無兩翼且不曉  
飛昇之術顧此塵蹤何能副仙家之盛意乎童子曰君茅行之  
毋自辭焉遂麾之以手一白鶴戛然長鳴生頓爾脚輕體健飛  
上鶴背已搏九萬而上俯視塵寰螳蟻而人微但兩耳邊風聲  
而已行到一處紅雲半掩十二白玉樓縹緲於半空殆鬼傭之  
幻成化斧之巧鑿晃朗奪目生以為夢中之夢時見月佩星冠  
紛映於樓上樓額大書曰清虛集靈府金字璀璨字大如掌傍  
有記樓文細書成行記末書其名曰唐李長吉記云童子謂生  
曰君且小俟焉吾入稟於真君生但唯唯童子俄報曰真君使  
前生乃攝衣冠趨入再拜甚恭殿上珠簾高捲真君下階長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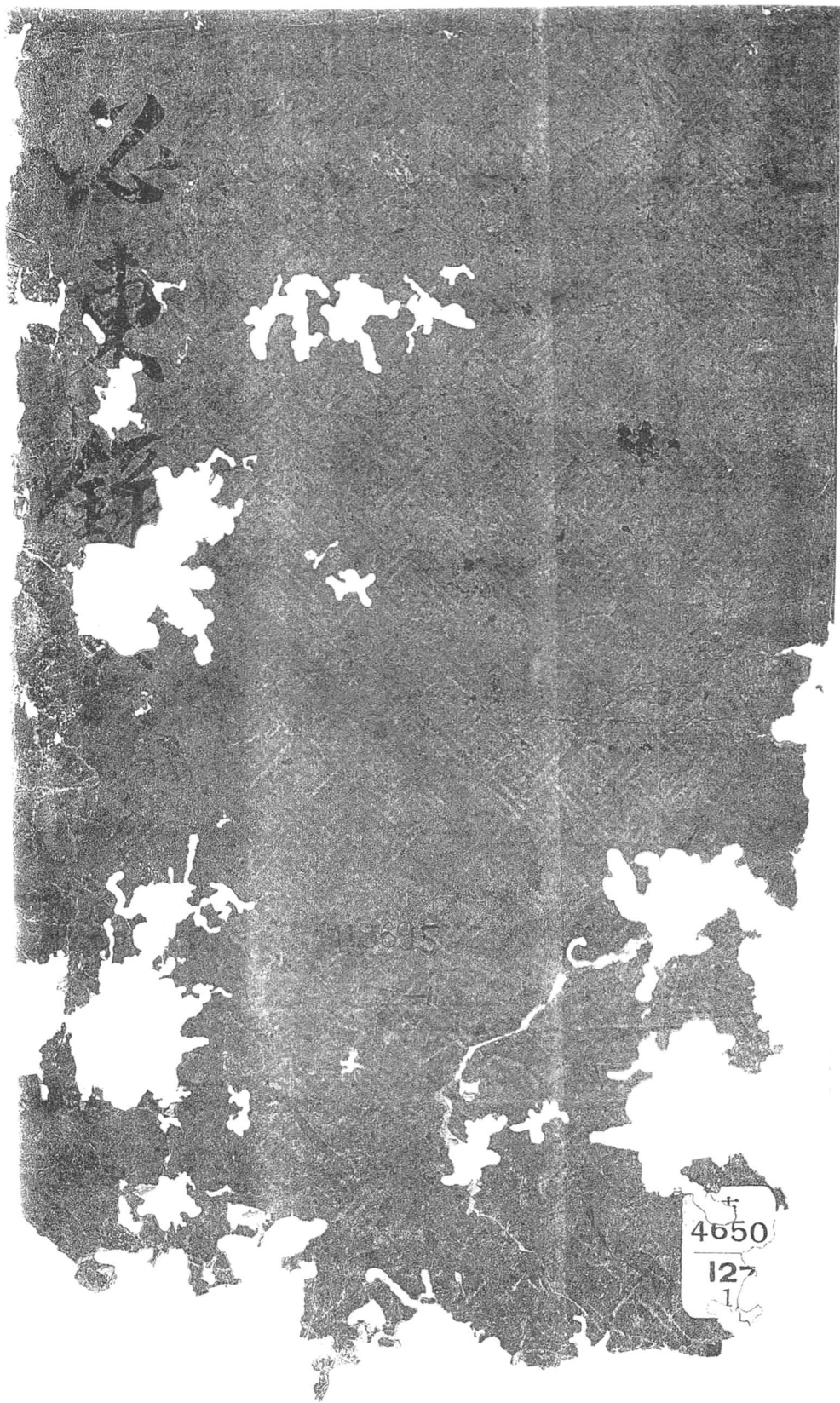
## 必東錄卷之十二

寓言

## 何生夢遊錄

東海有何生者名必奇字大異自號天游子膏襟淵曠風韻澄  
 爽好讀書淹博多聞弱冠慷慨自持著與齷齪物為伍超然有  
 隘塵俗輕舉遠遊之意尚論古之忠臣烈士獵纓縱談未嘗不  
 流滂使人覺覺而不倦于聽赫若前日事亦可以立懦厲頑矣  
 每飲酒樂甚援琴作歌陶馮其不平者詞旨悠永激烈如冬青  
 行柴市歌等作世多傳誦之生一日命觴劇醉隱几而睡忽見  
 一童子駕青鸞自空而下祥雲繚繞盤旋仙童捧珠函而至前





1835

4650  
127  
1